


弘一大师永怀录

弘一大师纪念会 编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弘一大师永怀录

弘一大师纪念会 编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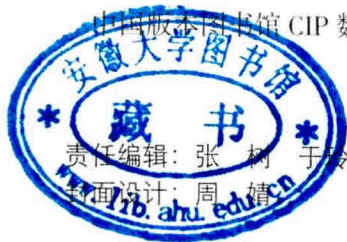
弘一大师永怀录 / 弘一大师纪念会编. —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4.5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439-6173-9

I. ①弘… II. ①弘… III. ①李叔同 (1880~1942) — 纪念文集 IV. ①B949.9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0340 号



弘一大师永怀录

弘一大师纪念会 编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1.875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173-9

定 价: 58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說明

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，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。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，社會制度的轉型，思想束縛的解放，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，迎來一個百家爭勝、異彩紛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、佳作迭現，且其視野之開闊、學識之淵博、影響之深遠，為前代所不及，亦為後人所難達。

有鑒于此，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，以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之名將其影印出版。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，合三十冊，分為“學術”和“文學”兩部分。其中，“民國首版學術經典”包括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舒新城編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、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、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、李長傅《中國殖民史》、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呂思勉《歷史研究法》與《中國文字變遷考》（合一冊）、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與劉師培《論文雜記》（合一冊）、呂思勉《理學綱要》、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柳亞子等編《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》、顧頡剛編著《妙峰山》等。

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，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，如舒新城的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，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，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，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；如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，既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；或為總結先賢、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，如梁啟超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，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，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，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，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，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

入門必讀書；再如胡適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從古文的末路、古文學的新變、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、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，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，為文學變革鋪墊、利導。

“民國首版文學經典”則包括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集上編）》、朱湘《石門集》、邱東平《火災》、王實味《休息》與歐陽山等《給予者》（合一冊）、徐志摩《徐志摩選集》、邱東平《第七連》、蕭紅《生死場》、張資平《紅霧》、張資平《飛絮》、陳夢家編《新月詩選》、徐志摩《雲游》與《志摩的詩》（合一冊）、弘一大師紀念會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、葉靈鳳《紅的天使》、朱自清等《我們的六月》、《魯迅傑作選》、郁達夫《迷羊》、胡適《胡適留學日記》、葉靈鳳《未完的懺悔錄》等。

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，其影響既遠且廣。叢書中所收，不乏當時的“暢銷書”，如蕭紅的《生死場》，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；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《紅霧》、《飛絮》等，一版再版，暢銷多年；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，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，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，當時僅印發一千冊；如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輯上編）》，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，已很難找到。

綜上，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紀實文學、史學研究、理學、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選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，或為集大成之經典，或為震動當時、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，其中不乏流傳很少、極難覓尋的孤本，我們苦心孤詣，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原版影印，精裝制作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二零一四年二月

弘一大師永懷錄

題



海
寧



陳抱一繪



癸未元旦弟子畫聖嬰行敬繪

弘一大師示寂之周年，上海記念會同人蒐輯各方記述懿行及哀誄之作，編爲一集，以寄追懷，名曰弘一大師永懷錄。師之芳軌盛德，於此可見梗概焉。四方多難，郵書阻梗，兵燹以後，舊刊蕩然，茲之所收，容有未盡，搜遺補闕，期諸方來。綜師一生，爲翩翩之佳公子，爲激昂之士，爲多才之藝人，爲嚴肅之教育者，爲戒律精嚴之頭陀，而卒以傾心西極，吉祥善逝。其行迹如真而幻，不可捉摸，殆所謂遊戲人間，爲一大事因緣而出世者。現種種身，以種種方便而作佛事，生平不畜徒衆，而攝受之範圍甚廣。集中作者不盡爲佛徒，其所仰慕者，或爲師之氣宇，或爲師之才藝，或爲師之德行。其與師之關係，或爲故舊，或爲師弟，或則竟無一面之緣，徒以景仰師之高風亮節，致其私淑之忱於不自知者。凡所論述，皆各抒所感，伸其敬慕，不必悉合佛法，亦不必一一以尋常佛法繩之。一月當空，千潭齊印，澄澈定盪，各應其機。讀斯編者，作如是觀可也。癸未九月，夏丐尊序。

弘一大師永懷錄目次

第一輯

傳一	姜丹書	一
傳二	僧睿	八
傳三	嘯月	三
記弘一大師之童年	胡宅梵	三
弘一法師之出家	夏丐尊	二五
弘一法師的生平	高文顯	三
弘一大師在白湖	亦幻	四
弘一法師在閩南	陳祥耀	五
弘一律師在滬山	火頭僧	五
弘一律師的修養與感化	達居	三
送別晚晴老人	李芳遠	六
懷晚晴老人	夏丐尊	七
弘一法師之別署	蔡丐因	七
兩法師	葉紹鈞	七
緣	豐子愷	八
「子愷漫畫」序	夏丐尊	八
紀弘一師尊攝受因緣	曾文榮	九
晚晴老人西後之種種	妙蓮	九
戒珠苑一夕談	蔡冠洛	九
第一輯		
驚聞弘一大師西	妙真	九
其一		

弘一大師永懷錄 目次

其二

悼弘一大師	德森	九
弘一律主德惠之回顧	震華	九
親近弘一大師之回憶	觀願	〇
弘一法師	性常	〇
我虔念着弘一大師	印西	〇
略紀一公大師德慧	懋田	〇
弘一大師遷化感言	師漸	二
哭弘一大師	楊東	二
追悼弘一大師	愴痕	三
悼律宗泰斗弘一大師	文心	三
悼弘一大師	性光	三
紀念弘一法師——死	賢悟	三
我最敬仰的弘一上人	開達	三
弘一大師的遺書	覺星	三
述懷	夏丐尊	三
余與大師之關係	范寄東	四
追憶大師	袁希濂	四
悼弘一師	姜丹書	四
我與弘一大師	顯念居士	五
何緣之慳	胡樸安	五
去去就來	馬敘倫	五
何以紀念大師	李圓淨	五
	觀一居士	六

弘一大師永懷錄

傳一

姜丹書

弘一上人，俗姓李，初名廣侯，繼名岸，字息霜，號叔同，喪母後，改名哀，字哀公，既又易名息，字息翁，試驗斷食後，改名欣，字偈同，旋又易名嬰。釋名演音，號弘一，別署甚多，將欲與法數百八同其目云。天津人，系出浙之平湖。其父某公爲名進士，官吏部，晚年耽禪悅，清光緒六年，歲次庚辰，生上人於篋室，時父年已六十有八，而母年纔二十餘，生四歲卽失怙。上人生時，有異徵，雀銜松枝降其室，上人自言，此松枝至今猶保存云。上人幼時，天資穎悟，性情外倜儻而內恬醇。家頗富有，嫡長兄好散財，父故後，家情漸異，至難相安。上人年近弱冠，奉母氏王太夫人南下，寓滬濱，入南洋公學肄業，固已文采斐然。時光緒二十六年間，滬上初興學堂，有許幻園者，居上海城南，顏所居曰「城南草堂」，家富厚，而人慷慨。設學社，曰「強學會」，常懸獎徵文，上人投稿，名冠其曹者三次，許君奇之，恨相見晚，特闢城南草堂之一部，俾上人奉其母居焉，從此相交至篤，情同管鮑。居無何，母故，上人脫無掛礙，乃東渡留學，會填金縷曲一闕留別祖國，并呈同學諸子，此光緒三十一年事也。其詞曰：

披髮伴狂走。莽中原，暮鴉啼徹，幾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誰收拾，零落西風依舊。便惹得離人消瘦。行矣臨流重太息，說相思，刻骨雙紅豆。愁黯黯，濃於酒。漾情不斷淞波溜。恨年年，絮飄萍泊，遮難回首。二十文章驚海內，畢竟空談何有。聽匣底蒼龍狂吼。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國，忍孤負！

讀其詞，見其志，其抱負固不凡矣。既東渡，肄業於東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，習繪畫，同時從諸專家習音樂，學理與技巧並進，造詣皆甚深。其時我國游學東西洋者甚少，而學新藝術者尤如鳳毛麟角，上人蓋第一人。先是，上人年少翩翩，浪跡燕市，抱屈宋之才華，生叔季之時會，一腔牢騷憂憤，盡寄託於風情瀟灑間，亦曾走馬章臺，磨金粉，與坤伶楊翠喜，歌郎金娃娃，名妓謝秋雲輩以藝事相往還，抑蓮爲君子之花，嚼然泥而不滓，蓋高山流水，志在賞音而已，醉翁之意，未必在酒也。茲錄其贈歌郎詞一首如左：

金縷曲 贈歌郎金娃娃

秋老江南矣。志匆匆，喜餘琴影，樽前眉底。陶寫中年絲竹耳，走馬臨脂隊裏。怎到眼都成餘子？片玉崑山神朗朗，紫櫻桃，漫把紅情繫。愁萬斛，來收起。泥他粉墨登場地。領略那英雄器宇，秋娘情味。雛鳳聲清清幾許？銷盡填胸邊氣。笑我亦布衣而已！奔走天涯無一事，問何如聲色將情寄？休怒罵，且遊戲！

此光緒三十年作也。上人留學後，既精描寫，復擅歌詠，更感於異國情調，遂聯合留東同學會延年

李道衡與我尊輩，創組春柳劇社於東京，而自爲領班，飾旦角，表演茶花女黑奴顛天錄等新劇，名噪一時。蓋上人爲天生藝人，美豐姿，善表情，其獻身劇場，不但以風流自賞，且欲以美術淑世也。我國新劇，實導源於此。有清末葉，上人學成歸國，社亦移滬，惟此後別有主之者。上人則執教鞭於天津工業專門學校。辛亥鼎革以後，赴滬爲太平洋報社主筆焉。

太平洋報，在當時爲報界後起之秀，以上人主筆政故，形式嶄新，尤重文藝，而上人書法之妙，亦赫然昭示於天下。余與上人，初爲文字交，先即以報章文藝相往還，繼爲南社同文。至民國紀元，始同事於浙江兩級師範學校，以至改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六年間，志同道合，聲應氣求，相交益契。方清之季，國內藝術師資甚希，多延日本學者任教，余先民國一年受聘入是校，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；於是校長經子淵氏，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，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。上人言教之餘，益以身教，莘莘學子，翕然從風，同時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導師，是以藝林狂狷，裁成衆多，典型長垂，鐸音未替，流風餘韻，山高水長，凡我同道多能言之。蓋此時之上人，已爲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，非復風流倜儻之濁世佳公子矣。豈所謂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者耶！上人自爲人師以後，刻意於本身之修養，聞「斷食」可使身心更新，乃於民國五年，乘寒假餘閒，往西湖虎跑大慈寺，身親驗之，兼旬而回，爲余言：「第一週間，漸減食量，并漸薄其質，由兩碗而一碗，而半碗，而斷粒，由飯而粥，而湯，而水，

第二週間，全飲泉水，第三週間，一反第一週之序而行之，以至復原，經過良好。余視之，面目黧瘦，而神采奕奕。余問：「常第二週間完全絕食時有何異感？」答曰：「心地非常清，感覺非常靈，能聽人所不能聽，悟人所不能悟。」定能生慧，理固然也。上人以一名士而爲斯奇舉，寺僧自必異而近之，況住居日久，環境移人，載具宿根，乃染佛化，返校之後，室內供佛，朝夕膜拜，卒至皈依，乃於民國七年夏，實行剃度於大慈寺矣。時正三十九歲。上人雅擅書法，世所共知，然歷年已來，面目屢變，丐者愈衆，作者愈勤，所作漢魏六朝分隸真書居多，金石書畫賞鑑之精，亦異尋常。及入山時，將藝術書物，舉贈北京國立美術專門學校，印章，舉贈西泠印社，筆硯碑帖，舉贈書家周承德，其餘零縑殘素，分歸友好夏丐尊、堵申甫及賢弟子吳夢非、金咨甫、李鴻梁、豐子愷、劉質平、李增庸等爲紀念品，而余先母強太夫人墓誌銘，則爲其在家時絕筆，書成之翌朝，卽悄然入山，故已預署其款曰「大慈演音」矣。上人故有妻，居天津，有二子，聞會欲求一面而不得，留日歸國時，攜日姬，居滬，出家時，託友貲遺，初固絕未使之聞也，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，慟哭而東返！

上人之將爲僧也，余曾問之：「何所爲？」曰：「無所爲。」曰：「君固多情者，忍拋骨肉耶？」則答曰：「譬患虎疫死焉，將如何？」余因知其非厭世，更非欺世，蓋由於參透人生，飄然出世，世所謂返樸歸真者是也。其於佛門宗派，則爲律宗兼淨土，於修持，則爲苦行，於期望，則仍在救世。上人嘗慨僧界之所以

往往爲世詬病者，咸以不守戒律故，故入山後，精研律學，除在閩曾設律學講座外，已成最重要之著作，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；此書釐訂原有戒律，製爲表解，化賸爲晰，條理分明，所加按語，無不精邃，俾讀者易於領會；聞上人於魚鱗之餘，專攻六七年始成，稿爲親筆精書，當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元，委中華書局縮本影印千部，分贈叢林，以淑僧界，原稿付穆氏皮藏，并附預立遺囑，大旨謂：「本衲身後，無庸建塔及設其他功德，祇乞募資重印此書，以廣流布，於願已得。」其次，曰清涼歌集，擬撰三集，已成第一集，歌爲上人作，皆喚醒迷欲之詞，譜爲質平及再傳弟子唐學詠徐希一配製，由開明書店印行。又其次，曰華嚴集聯三百首，專就華嚴經文句選集而成，四言，五言，七言，八言俱備，皆感悟語，亦由開明書店照手蹟印行，稿藏質平處。又其次，曰格言略選：自四言起至十言止，共百二十餘條；上人喜多題別號，每條嵌一別號字義，稿藏質平處，待印行。此外墨蹟甚豐，或流傳人間，或祕藏名山，不具述。上人入山後，律已至嚴，治學至勤，操行至苦，雲遊四方，恆跣足芒鞋，孑然一擔。民國十四五年間，曾過甬市，掛褡七塔寺，雜遊方僧隊伍中。其摯友夏丐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，初固辭，強而後可；時丐尊任教於春暉中學，傍湖而居，見其啓擔，一敝席，草已稀疎零落，欲爲易之，不可；一敝巾，質白而已變灰，欲爲易之，亦不可；且曰：「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，尙可用幾許年月焉！」說罷，便至湖邊洗冷水面，夏君心焉恤之而無如何也。供張素食，略用香菇，卻之，用豆腐，亦卻之，依其意，祇許白水煮青菜，用鹽不用油耳；夏君心欲厚之而無如

何也。作客猶然，其平日之茹苦，可想而知矣！住數日，飄然去。此事夏君嘗爲文以紀之，余讀其文，不知涕之何從焉。夏君及經子淵等，又曾發起就舊友醴賞，爲築常住之所，才通啓，識與不識不期而集者數千金，遂興土木於白馬湖上，顏曰「晚晴山房」。願上人亦謂無需乎此，居未久仍他去。厥後余遇上人於滬市，謂將北上爲兄壽七秩，嗟經，然以道阻未果。民國十六年春，杭州政局初變，青年用事，銳氣甚盛，已唱「滅佛」之議，欲毀其像，收其宇，勒令僧尼相配。是時上人適卓錫於吳山常寂光寺，倩堵申甫轉邀青年主政之劇烈者若干人，往寺會談，一言微中，默化潛移；先是上人預書佛號若干紙，備贈應約而來之人，乃來人未及所約之數，而紙數適符，若前知者。其最激烈之某君，出而言曰：「時方嚴寒，何來浹背之汗耶！」因此，滅佛之議遂寢。今錄上人致當局函於左：

舊師孑民舊友子淵夷初少卿諸居士同鑒：昨有友人來，謂仁等已至杭州建設一切，至爲歡慰。又聞子師在青年會演說，對於出家僧衆，有未能滿意之處。但仁等於出家人中之情形，恐有隔膜。將來整頓之時，或未能一一允當。鄙擬請仁等另請僧衆二人爲委員，專任整頓僧衆之事。凡一切規畫，皆與仁等商酌而行，似較妥善。此委員二人，據鄙意，願推荐太虛法師及弘傘法師任之。此二人，皆英年有爲，膽識過人，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，富於新思想，久負改革僧制之弘願。故任彼二人爲委員，最爲適當。至將來如何辦法，統乞仁等與彼協商。對於服務社會之一派，應如何盡力提倡。（此是新派。）對於山林辦道之一派，應如何盡力保護。（此是舊派，但此派必不可廢。）